

731.278/47201:1

蘇聯觀察家眼中的

今日的日本



一九四七

蘇聯觀察家眼中的

今日的日本

上海時代社出版

一九四七年二月

目 次

一	日本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	3
二	日本的秘密軍國主義·····	8
三	財閥——推動日本侵略的力量·····	12
四	關於日本機構的肅清問題·····	16
五	日本經濟政策的反人民性·····	20
六	日本的普遍失業是怎樣造成的？·····	24
七	日本的罷工運動·····	29
八	日本農民騷動的原因·····	33
九	日本青年近況·····	37
十	日本的反法西斯思想鬥爭·····	41
十一	關於日本佔領政策的幾個問題·····	46
十二	美國的對日政策·····	50
十三	日本的經濟復興計劃·····	53
十四	關於日本民主統一陣綫·····	61

日本的民主勢力與反民主勢力

B. 葛里高利葉夫作 何 歌譯

日本戰敗後一年多過去了。幾十年來，她準備着和實現着對遠東和平民族的武裝侵略。整個日本國家的政權機構——從帝國議會直到日本村鎮的首長——都是爲了強迫日本人民獻出血汗，以滿足大資本家，半封建地主，軍閥和日皇的私慾而設立的。爲了這些「主人們」，日本兵士戰死在中國的疆場上，死在馬來和緬甸的叢林裏，熱帶的新西蘭，沉沒在太平洋海底。

日本帝國主義戰敗的事實和波茨坦的投降條件開始了日本歷史上的新紀元。萬千的政治犯從日本監獄裏釋放出來了。日本共產黨的領袖志賀吉雄，黑田等也獲得了自由。全國展開了強烈的人民的政治運動。職工會開始在復活了的日本共產黨的周圍團結起來。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民主的日本產業職工聯合大會已擁有四十三個職工會單位，會員總數超過五十萬人。在日本農村中，勞動農民迅速地在農民聯盟中

組織起來。一九四六年四月，出席農民聯盟會議的，計有五百個代表團，代表着八十五萬有組織的農民。

日本共產黨的機關報——「赤旗報」——獲得了復刊，該報在日本銷行極廣。

在民主的政黨和組織迅速生長的同時，日本反動派也開始建立了各種黨派和團體，那裏面收羅了前「大政翼贊會」的積極份子。「自由」黨和「進步」黨就是這樣組成的。日本的社會民主黨也重新出現了。該黨的領導權握在反動的領袖如：占山哲，平野力三等的手中。爲了對抗產業職工聯合大會，又成立了全日本職工會聯盟，它的領袖是反民主的原氏。

因此，在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之後不久，在美國佔領軍當局對日本反動份子寬大於先和公開支持於後的環境下，展開了反動勢力與民主勢力之間的尖銳鬥爭。

- 就在尖銳鬥爭的環境中準備了和進行了議會的選舉
- 日本反動派是樂於在帝制和城鄉的社會關係未作切實改變之時，進行議會選舉的。遠東委員會曾建議延期選舉，以便先在國內實施民主方策，例如：肅清國家機關中的反動和反民主份子，農業經濟方面的改革，工業和勞工的改革等。但是麥克阿瑟司令部拒絕了這些建議。

如所周知，反動黨派在選舉中獲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在議會的四百六十六席中它們佔有了四百席。

這樣的議會組織，同時存在着反動的吉田政府，是不能保證實現波茨坦宣言的。

在吉田政府和反動議會執政下，肅清日本獨佔組織——侵略的鼓勵者——的問題，至今未獲解決。土地的民主改革也沒有實現。日本的貴族地主仍舊是日本農村中的全權主人。

日本政府所通過的新憲法與舊的專制憲法並沒有多大差別，因為它仍舊保留着日本的專制制度，並且保存日皇，作為日本民族的團結的「象徵」。這樣的憲法並不能滿足日本民主階層的生命攸關的利益。

利用了佔領軍當局的支助，日本反動派更盡其所能地破壞民主力量的團結。在這方面，右翼政黨——自由黨和進步黨——表現得特別積極。

在挑撥離間的工作中，反動政黨也獲得了社會黨右翼的贊助。

社會黨的領袖違反了大多數黨員的意志，企圖勾結反動政黨，以便將來積極參加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

為了麻痹黨員起見，社會黨右翼領袖們以「救國」和建立統一陣綫的高調來掩飾他們的企圖。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七日，日共代表志賀吉雄在斥責社會黨領袖們的路綫時說：

「如所周知，甚至像東條這樣的戰犯也在高談救國了。社會黨的真正企圖就是想用美麗的名詞——救國——來掩飾問題的本質。這在我們看來，就是企圖勾結保守陣綫，尤其是進步黨，就是企圖建立右翼政黨的聯合政府。」

為了想勾結反動派，社會黨的右派於是拒絕和共

產黨組織民主統一陣綫，這一點，他們是受到美國官方代表贊助的。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央社東京電：「關於社會黨中止與共產黨談判的決定，經該黨左右兩翼激辯後，終告通過。喬治·艾契生在盟國對日管制委員會上的反共演說以及麥克阿瑟的反對左派和工人運動的施策，對該項決定具有頗大影響。」

日本社會黨首領們的顯著的反民主傾向加深了黨內的危機，加強了黨內分裂的趨勢。

一九四六年五月廿三日，社會黨的議會派討論建立民主陣綫的問題。社會黨議會派黨員荒畑在會議席上說：「沒有共產黨參加，民主陣綫就不可能建立」。

• 社會黨黨員森田太雄發言稱：「統一的人民陣綫必須建立在參加人民陣綫的各黨各派的衷心合作的原則上」。

不僅在政黨鬥爭中，而且在羣衆工作中，日本反動政黨也表現了非常的積極。它們想盡方法使人民大眾離開共產黨和社會黨的民主份子。爲達到此目的，它們把右翼份子的活動伸展到日本職工運動中去。

一九四六年八月初，在東京召開了職工會聯盟大會，該會總祕書原氏發表了公開攻擊共產黨和批評產業職工聯合大會之工作的演說。原氏號召在勞資間樹立友善的關係。同時他還攻擊那些退出聯盟而加入產業職工聯合大會的前職工聯盟的會員。

原氏在大會上引用艾契生的話說：「不論共產黨

或法西斯黨都沒有權利覬覦職工會的領導權」，並認為這句話是聯盟的活動綱領。

在結束演詞時，原氏表示贊同立即停止與共產黨進行關於建立民主統一陣綫的談判。

綜上所述，很明顯的，日本的反動勢力正在美國佔領軍當局的支持下，積極向民主勢力進攻。

然而，無數的事實，包括鐵路工人，海員，機關職員的日益廣泛的罷工運動在內，都說明了人民大眾的力量和覺醒，說明了他們是準備為民主而奮鬥的。產業職工聯合大會的領袖菊波在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宣稱：「近來所有職工會的工人都一致認為工人必需共同起來反對普遍解僱，爭取失業工人的物質援助以及爭取工廠勞動的人道的條件」。為了這個目的，必需組織工人總罷工，它將具有政治的性質，因為它將推動數百萬工人去反對反動的吉田政府。菊波繼稱：「總罷工在吉田政府沒有辭職以前，決不中止。」

日本工人的鬥爭不但是為了爭取基本的公正的生活條件，而且是為了爭取日本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的民主改革，它是確立遠東持久和平的重要因素。

二

日本的秘密軍國主義

Y.貝符茲納作 何 歌譯

秘密的軍事法西斯運動在日本是具有悠久的，血腥的歷史的。「玄洋社」，「黑龍會」，「熱血同志社」以及許多其他的黑色百人團[⊖]和地方組織，就是那一連串暗殺日本民主人士和暗殺為軍閥所不滿的統治陣營內的某些政治家的陰謀組織者。這些軍國主義的團體加上了警察和憲兵便形成一股反動力量，他們藉恐怖和間諜行動的幫助，積極而且順利地替日本的軍事法西斯獨裁統治鋪設道路。

投降後，日本軍閥利用他們的長期和多方面的秘密活動的經驗，把骨幹保存了下來，以便在它的四周再集中一切反動力量，首先便是軍事法西斯的力量。

投降後，展開秘密軍國主義活動的計畫是日本軍閥在投降完成之前就擬定了的。「巴蒂摩爾太陽報」的記者柯克令曾洩露日本將軍所寫的一項秘密文件的內容，這文件是給一個有力的國家主義團體「東亞聯

⊖ 帝俄時代極端反動的恐怖團體。

盟」作為訓令的。該文件規定，在佔領軍到達後成立一個地下組織，它遵守着嚴格的警覺原則。待和約簽署後，地下組織就比較大胆地出來爭取更「強烈的政治行動」來控制日本人民了。

軍閥們在戰後的日本展開了廣泛的破壞的活動。他們的目的是想在羣衆中間散播報復的觀念，想保存下武器，幹部和組織。F·懷特在「紐約時報」上寫道：

「許多前日本的官吏都組織了祕密的團體；其中有幾個還受到政府的津貼。他們都期望着重新起來執政。關於這點，我是經過了兩個月的精密觀察，從非常可靠的來源——從日本人，從盟邦人士和美軍官員那裏獲知的」。

戰爭結束以後，各種各樣的「農業組合」成了日本的祕密軍國主義運動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偏僻的內地，在遠離盟國代表和盟軍當局的直接監視的地方，在遠離大城市中民主組織的注意力所及的地方，在「農場」的形式下，最便於隱藏軍隊的幹部機構。曾經親歷其境的蘇聯作家戈爾巴朵夫就描寫過這種形似農場而實為軍營的組織。其他的外國記者也作過這類報導。譬如上述「巴蒂摩爾太陽報」的記者就洩露了前日本砲兵學校變成「合作農場」的事實。該農場在千葉縣，佔地六千英畝；農場職員中計有：三名將軍，十七名大佐，十二名中佐，三十九名少佐，四十八名大尉，十五名隊長，一百〇七名下士，二百三十一名

兵士。這樣的「農場」在日本國內有許多。

日本政府不但支持這類軍國主義的祕密組織，而且還企圖保留以前的正式的軍事機關的某些部份。

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五日的盟國委員會上，蘇聯代表傑列維揚柯將軍指出，數千名前日本陸、海、空軍的官員現在供職於復員局的行政機關，他們以前大多在海軍參謀部的機關內工作。軍事機關的許多特別部門——例如，前參謀總部第五偵察局（該局係進行反蘇間諜工作）——的人員，現在全部供職於復員局。在復員局的官員中，有許多是戰犯和直接參加日本侵略計劃的人物。復員局的規模異常龐大，而很多部份的工作是與日本武裝力量的復員及遣返毫不相關的。譬如，在第一復員管理處內設有一個「歷史事實研究部」，由前日本參謀本部的作戰事務局長宮崎中將領導，專事研究和教授戰爭經驗，並對各戰綫的每一重要戰役作詳細的分析。『根據這些事實』，傑列維揚柯將軍說，『我有權認為形式上業已解散的日本參謀本部，事實上至今仍在繼續活動，並選擇復員局作為避難之地。和從前比起來，其差別僅在於：以前參謀本部的官員們所從事的特殊工作，現在在一個名稱不同的機關內進行着，而參謀本部官員們的武裝現在則改換了便服』。

然而，蘇聯代表的建議，並沒有獲得美方代表艾契生的贊同，他聲稱，美軍統帥部滿意復員局的工作。不久前美軍統帥部的代表也說：「目前尚不能證明

日本國內存在某種大規模的祕密運動」。

但是上面引述的事實以及報紙上所未刊載的其他的事實，却證明了相反的一面。所有這些事實都證明了史大林的話：「佔領日本的工作還可以達到更大的成就。」

對於日本國內的祕密軍國主義活動的猖獗情形，美軍當局應首負其責，因為它並沒有採取堅決的對策以消滅軍國主義，以減少它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而却對日本政府的反動集團抱着放任的態度。我們不應該忘記，一九一八年德國投降後，希特勒和他的黨徒正就是從祕密的軍事組織中崛起的！

三

財閥——推動日本侵略的力量

M.馬爾柯夫作 何 歌譯

要實現聯合國在波茨坦宣言中所申述的目標——消滅日本的侵略根源，把日本改造成愛好和平的國家，——在經濟上解除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是一個重要的條件。所謂在經濟上解除武裝，不但是指消滅日本的軍火工業，而且意味着徹底根絕金融企業的獨佔組織——即一向推動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財閥。日本經濟界的獨佔大王：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不但統制着日本的工業，金融，運輸，內外貿易，而且和貴族地主們一同決定着日本的內外政策。他們是朝鮮，台灣以及滿洲的全權主人。日本財閥是一九四一年侵略東亞民族的戰爭的煽動者。日本軍隊每佔領一塊新的領土，財閥們的代理人就隨之而來，開設起工廠，銀行，保險公司的「支店」，這些財產都是屬於獨佔的康采恩的。

戰爭給財閥們帶來了鉅額的財富。有許多事實證明財閥們的財產在戰時獲得了驚人的增長。祇要看那生產武器和軍需物資的三菱康采恩的資本，在一九四

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間增加了五倍的事實就夠了。據美國「太平洋問題」雜誌刊載，三井金融集團的資本，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已增至五億日元；住友——從一九三二年的二億日元增至一九四〇年的十二億日元；安田——在戰爭開始時，差不多祇是一家銀行，到一九四一年它的資本都投在殖民地的企業上，總數已達二億日元。

戰時所發生的資本集中和獨佔組織併吞小企業的過程，造成了財閥們的獨佔康采恩的空前發展。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間，集中的過程波及了一千三百五十四家公司，資本總數計一百九十三億七千三百日圓，僅一九四三年一年，遭合併的公司的資本即達七十五億零四百萬日圓。這主要是波及於紡織，化學，機器製造，車床製造等工業。生產的集中過程在一九四五年達到了頂點。戰爭結束時，四家最大的康采恩統制了日本全國財富的百分之四十，它們擁有流動資本一百二十億日圓，銀行存款及資產一千一百億日圓，並直接統制着三百廿家工廠企業。按戰前匯率計算，它們的財富約合美金三百億元。

日本武士道的主人和鼓動者，日本獨佔托辣斯的大王，在投降後立刻就展開了廣泛的宣傳運動，企圖使聯合國相信，它們是憎恨軍國主義的，它們是願意合作的。美國佔領當局在日本投降後的一年多的時期內，關於清除獨佔系統的工作絲毫不間。麥克阿瑟將軍祇不過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向日本政府頒發了一項

解散康采恩的訓令，然而，誰也不執行此項命令，而麥克阿瑟也並不堅持要執行。

日本政府的機構內，從前有過而現在還有着財閥們的忠僕——與康采恩有密切關係的人物，因此，日本政府祇關心着怎樣使財閥們的經濟和金融地位安全無虞。曾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訪游日本的美國記者馬克漢恩在「芝加哥太陽報」上寫道：雖然更動了一些人員和招牌，但是「在這種表面之下，那些獨佔公司照舊控制着國民的經濟生活」。日本政府不但不解散財閥組織，反而設法「賠償」軍火工業的所謂「戰時損失」。在美國佔領當局的同意下，發動戰爭的財閥們向日本人民索取了四百億日圓的賠償費。

造成此種情勢的原因，應該在美國佔領當局的政策中去找尋。美國的佔領政策不是根絕日本帝國主義，而是使日本的經濟附屬於美國資本。決定美國佔領當局的對日經濟政策的美國獨佔托辣斯，其所以袒護日本財閥是有原因的。還在戰前，美國的獨佔同盟就和日本財閥的康采恩有過密切的關係。三井，三菱，住友等康采恩的個別公司的大部份股票都由美國公司買去的。日本的康采恩常常扮演著美國公司的商務代理人的角色。譬如，三井康采恩和美國的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就有過密切的關係。三井洋行通過自己的無數商業機關，把通用電氣公司出品的電氣器材推銷出去。通用電氣公司通過借款事務和三菱，住友，古川等康采恩聯繫起來。其他的美國電氣

公司，如西方電氣公司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等也和住友，三菱康采恩有過關係。這種聯繫在其他工業部門中也有的。美國化學公司 Chemic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與住友康采恩曾有密切關係，美國鑄鋼公司 Vickers and Armstrong 和三井等康采恩也有關係。

日本發生的許多事實都說明美國和日本的康采恩在戰爭結束後已迅速獲得了一致的意見。例如，據美國報紙報導，三井男爵對於到日本去的希望迫出自己的競爭者的美國同行甚表歡迎。三井所以表示歡迎，顯然是想藉美國同行之助來保存自己的地位。無數的美國商界代表現在正企圖假肅清財閥之名，大量購買日本康采恩的股票，以便鞏固他們對日本經濟的控制。美國資本家不去肅清金融企業的獨佔系統，反而企圖保留它們的經濟基礎，而領導權則握在自己手中。

日本獨佔組織的領導人沒有一個會被認為戰犯而加以審判。日本侵略戰爭的主犯——財閥——不但逃避了懲罰，而且在反民主的選舉之後，他們得以在國會裏佈下自己的代理人 and 爪牙。財閥們阻撓着日本民主化的過程，他們在財政上支助反動黨派和皇黨並通過聽從他們的意志的日本政府，實行他們的鎮壓民主自由和剝奪勞工權利的政策。財閥們津貼大批前日本軍官，祕密訓練作戰幹部以備報復。

期望遠東持久和平的聯合國絕不能容許日本財閥們繼續生存，因為它們就是日本侵略的主要動力。

四

關於日本機構的肅清問題

Y. 貝符茲納作 何 歌譯

波茨坦宣言要求日本民主化，要求根本改造日本的國家機構和一切社會組織。

這條件遵守得怎樣呢？如衆所周知，由於美國佔領當局的放縱，日本投降後，十分之九由戰犯組成的法西斯議會還繼續生存了半年之久。投降後成立的東久邇宮內閣，大部份閣員（包括首相在內），後來均作為戰犯而被逮捕了，在它執政的六星期內順利地消滅和修改了陸海軍的報告，掩護了戰犯，隱藏了一部份武器，並且把各種法西斯的和軍國主義的組織轉移到了地下去。

代替東久邇宮內閣的幣原內閣，和它的前任也沒有什麼分別。在其內閣大臣中，有這樣的人物，如 Mitsuchi —— 曾任前田中軍事法西斯內閣的大臣，村上——前南滿鐵路局長，而南滿鐵路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滿洲的經濟前哨。如果以為這樣的政府能够執行肅清的任務，那是很可笑的。幣原首相曾坦白聲稱